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

唐士其 于铁军 祁昊天

内容提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对国家安全研究和学科发展提出了丰富、复杂、综合与集成的思想与实践要求。构建未来大安全格局需要系统思维和整体、复合的研究路径，这既是借鉴国外相关学科发展的经验使然，更是我国自身安全环境与目标的要求。我国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复合型发展方向，需要厘清该学科同时所具有的交叉与综合属性及其关系，需要综合运用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多领域成果并聚焦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从科研、教学、资政服务三大职能出发，国家安全学作为兼有综合性和交叉性、兼具内生性与复合性的新兴学科，它的发展需要在学理建构、实践指导、社会分工等多个层面进行综合考量与协作，一级学科的定位有助于理顺该学科与其他传统一级学科的关系。国家安全学虽然在学科设置上属于交叉学科门类，但其内涵不应缺失综合学科的属性，即不是机械的交叉，而是超越交叉的有机融合，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在传统基础学科的接合部“填补真空”这一政治和学术要求。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 | 国家安全学 | 复合式安全 | 学科发展 | 人才培养

作者介绍：唐士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思想史、国家安全学理论；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系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东亚国际关系；祁昊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与科技变迁、军事安全与冲突管控。

一、中国国家安全学的设立

2014年4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

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①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进一步推动了新安全观、大安全观的完善工作,该纲要的实施“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②同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总则”第一条明确规定,“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要求。^③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原则。”总体国家安全观因此成为我国观察和思考国家安全问题的战略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我国国家安全的制度与体系建设不断推进,而其中国家安全教育、科研与政策体系链条的强化和完善既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又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程。

2018年4月9日,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实施意见》(《实施意见》)中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教育体系,把国家安全教育覆盖国民教育各学段,融入教育教学活动各层面,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国家安全教育进学校、进教材、进头脑,提升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提高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强化责任担当,筑牢国家安全防线,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④根据《实施意见》,我国将依托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现有相关专业开展国家安全专业人才培养,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同时建立成体系且分工明确的国家安全

①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http://www.gov.cn/xinwen/2014-04/15/content_2659641.htm。(上网时间:2022年2月1日)

②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人民日报》,2015年1月24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主席令第二十九号)》, http://www.gov.cn/zhengce/2015-07/01/content_2893902.htm。(上网时间:2022年2月10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实施意见》(教思政〔2018〕1号),2018年4月9日。

育人与研究机构, 为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奠定基础。

2020年12月30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通知, 新设置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即“交叉学科”门类, 并在其下首批设立“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两个一级学科。^①2021年11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 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交叉学科设置与目录管理制度的探索逐步深化。^②根据相关文件, 交叉学科的内涵进一步明确: 深入融合并建立新的概念、理论、方法与知识结构; 建立放管结合机制并以试点方式进行探索; 明确学位授予要求, 即试点阶段由自主审核单位授予, 进入目录后按目录规定授予; 明确质量保证体系的构建要求, 特别是人才培养要求、周期评估等方面问题。

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解决现实国家安全问题的实用型新学科, 在学科体系、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等关键方面要超越传统模式, 既要继承, 更需创新。在当前阶段, 学界亟需在各方支持与配合下厘清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内核与外延, 以及科研、教学等工作的展开方式。

二、学科发展的中外比较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 中外国家安全相关学科的科研、教学与政策体系建设一般都是首先从政治学与相关安全议题入手。因此, 国家安全学可以说是一个基于政治科学的综合性、复合型、学术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新兴学科。它的研究范畴与关注对象包括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范畴与领域、理论与方法、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学位〔2020〕30号), 2020年12月30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yjss_xwgl/xwgl_xwsy/202101/t20210113_509633.html。(上网时间: 2022年2月9日)
-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关于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学位〔2021〕21号), 2021年11月17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1-12/06/5656041/files/c07203ad8b8245e2b59c55be24220418.docx>;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 <http://www.gov.cn/xinwen/2021-12/06/5656041/files/c07203ad8b8245e2b59c55be24220418.docx>。(上网时间: 2022年1月10日)

作用与被作用因素,以及维护和推进国家安全的行动层面,如机制设计、政策实施与效果评估。它的核心任务是系统、全面而辩证地研究和探讨国家安全的基本属性、存在状态、演变规律,为服务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国家安全政策建构学理基础。

从国家安全学学科的起源来看,基于内生安全需要与外源学理借鉴是两种主要路径:前者主要体现学科发展主体和服务对象的内在需要,后者则一般发生在后发国家对先进国家经验和教训的参考借鉴过程中。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催生了国家安全学科,其发展不断从实践中汲取营养,但同时也必须借鉴外部相关经验,进而完成独立自主的理论建构,并随着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迭代、调整与完善。这种模式充分调动内生动力,同时也结合外源推动,具有典型的复合性特征。

从国际经验来看,内生需求是国家安全研究最终形成独立体系的主要推动因素。西方学界对国家安全的研究和教育开始于二战期间,冷战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其研究内容集中在外交、军事、国际关系和情报领域,主要关注的是传统安全,重点是战争的起源与和平的保障、大国关系与地缘政治,以及国际格局演进调整、核时代国家与全球安全、同盟与敌对国家互动模式、军备竞赛与控制、危机响应与管控、冲突介入与地区秩序管理等。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安全从内涵到领域愈加丰富,在传统的军事、政治、国土、地缘与意识形态安全基础上,经济、文化、环境、宗教、恐怖主义、移/难民和网络空间等领域得到了学术和政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共同作用于新的国际秩序并投射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综合性、集成性、总体性的安全成为学术与政策考察的方向。

美国在国家安全由概念到学科、从科学研究到政策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前导角色。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西方世界的领导者甚至全球主要地区政治经济秩序的缔造者,其国家利益牵扯全球各个区域、领域与议题维度的状态,而其在安全层面所拥有的资源与面对的威胁也存在于全球各个角落。基于此,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主要依托并集中在国际关系、军事冲突、

经济网络、外交与情报方面。这一特点在冷战结束后没有显著改变，直到“9·11事件”的爆发。由于本土首次受到严重恐怖主义袭击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美国开始重新将国内即本土安全提升为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将恐怖主义列为地缘区域大国挑战之上的国家安全首要威胁，而相关的国家安全学理与政策研究以及人才培养，也开始向理解、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倾斜，向相关的地区、国别、文化、宗教和技术等领域聚焦。

这一聚焦过程高度浓缩体现了美国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在教育、科研、政策链条中的发展，制定和实施新的人才培养战略是美国大规模、大范围、成体系适应新安全环境的主要一步。“9·11事件”发生后，鉴于安全威胁来自更具集成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人群与领域，美国从国家顶层设计出发，对人才培养的理念、规划、知识结构、技术能力和职业经验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调整，以求在战略制定、政策规划与执行、行动领导与贯彻等方面培养一代全新的人才，从语言、文化、学科、思维与领导能力等诸多方面建立新的安全环境下国家安全人才队伍所需要的培养体系。

为此，美国政府出台专门文件进行总体设计与提供政治支持。时任美国总统布什于2007年5月17日签署13434号总统令《国家安全专业人才发展》，要求基于国家安全需要，强化当时和未来长周期国家安全方面所需人才的教育和培训。^①美国政府由此成立了专门机构开展具体工作，以主管人事工作的机构为牵引，联合十数个政府专业部门或相关机构成立指导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专门政策对人才培养指标和路径进行细化。

美国通过这一轮人才培养战略规划，提出了安全专业人才培养的具体要求，明确了相关人才所需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强调教育、培训和职业发展在专业知识与技能塑造方面的作用，对国家安全专业人才的职业规划与成长给予了较为完备的保障。在此基础上，美国的一些智库和高等院校开始加强对国家安全人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ecutive Order 13434), May 17, 2007,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07/05/22/07-2570/national-security-professional-development>. (上网时间：2022年1月3日)

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相关计划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方向性。400多所高等院校设立了反恐与国土安全专业,上千所院校开设了反恐课程,在学科建设、课程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都迅速发展出比较成熟的模式,并紧密结合《反恐法》、《国家安全法》、政策部门实习与工作规划,从法律、行政等具体实操层面打通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两个领域。

近年来,随着世界力量平衡的变化和美国介入地区安全的失败,美国开始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视中俄为首要安全威胁,将其国家安全重心的钟摆调回大国竞争。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教育与科研重新瞄准大国对外战略、军事冲突形态与技术和组织实现等领域。很显然,国家安全的政治、学理与政策实现首先是一个基于内生安全需求且不断动态调整与自适应的过程。随着战略目标的变化、科技变迁的影响、军事实力对比的改变、外部环境与多元挑战的出现,国家安全的内涵、重点与所需政策应对方向都处在不间断的调整和适应中。

我国国家安全学的创立同样服务于应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外安全形势,同时,其产生和发展亦广泛吸纳了古今中外优秀国家安全思想与实践的精华。治国安邦的论述向来是我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的核心内容,而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降,当时当地的国家安全问题也同样是其关注的焦点。此外,我国的安全学科发展同样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西方近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因此,我国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创立和未来发展必然是复合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对国家安全研究与学科发展提出了更为丰富、复杂、综合与集成的思想与实践要求。构建未来中国大安全格局必然要求系统思维和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这是吸收借鉴国外相关学科发展的经验使然,更是我国自身安全环境与目标的要求。

三、学科交叉与综合属性

在复合式生长的基础上,国家安全学科的良好发展需要厘清该学科同时具

有的交叉与综合属性。目前，官方将国家安全学定性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交叉学科是在哲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工学、理学等 13 个学科门类之外新设的第 14 个学科门类。与其他 13 个学科门类不同，交叉学科门类一方面没有固定的、规范性的名称，另一方面，在门类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方面还存在一些相对含混之处，需要在未来进一步明晰。

从逻辑上来讲，交叉学科是各传统学科相互交叉、结合发展的结果；在形式和内涵上，交叉学科的名称和内容一般会涵盖传统基础学科，是对原有学科的结合和重组，也是对传统学科间隙真空地带的填补。比如政治地理学和计量经济学，分别是政治学与地理学、经济学和数学交叉的产物。可以看出，交叉学科更多保留了原学科的体系、内容和研究方法特征，侧重于集成。需要注意的是，学科可以交叉，但不同学科交叉之后未必形成新的学科。一个交叉学科的形成，一般仍然需要它形成自身特有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就上面的两个例子而言，政治地理学固然是政治学与地理学的交叉，但地理因素对政治制度与行为的影响却是一个自身存在的现象；计量经济学也一样，虽然它是经济学与数学交叉的产物，但现代经济学概念本身的数学特征，特别是边际效用的概念，已经使其内在具有数学化的可能性。

与此相关但却不同的是，综合性学科更加体现创造和创新性。在形式和内容上，如果不同学科经过综合而形成新学科，那么这门新的学科在名称和内容上需要超越机械组合而呈现更加有机的融合，而原有学科应无法涵盖新学科的核心内容。新的综合学科需要明确具备新的内涵、体系、理论和研究方法，具有自身“不可还原”的学科、学理基础。比如建筑学就是一个典型的综合性学科。它涵盖了材料学、设计学、艺术学、力学等多个学科，但不等于这些学科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它们的交叉，而是具有自身独立基础和有效性标准的一门完全独立的新学科。

国家安全学当然具有交叉学科的属性，但它更是综合运用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多领域成果并聚焦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学科，具有典型的综合学科特征。也就是说，安全问题本身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它具有自身的特

点和规律,而不是不同学科交叉产生的问题。因此,需要通过一级学科的定位来理顺与其他传统一级学科的关系。就此而言,国家安全学虽然在学科设置上属于交叉学科门类,但其内涵不应缺失综合学科的属性,即不是机械的交叉,而是超越交叉的融合,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在传统基础学科的接合部“填补真空”这一最高的政治和学术要求。

基于综合性的要求,从近年来我国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与科研工作的特点来看,首先需要进一步理顺学科发展所需要聚焦的问题域。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①这段话指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研究必须关注的重点领域、必须遵循的根本方向和基本原则,是国家安全学科未来发展的指针。

从近三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指南来看,涉及安全的研究课题涵盖以下问题:(1)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如科技创新、社会治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边疆治理、思想政治教育 with 青年国家安全意识等;(2)党史党建领域,如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与建设经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理论与制度研究等;(3)哲学领域,如科技发展与社会安全、复杂性问题与风险管控、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等;(4)理论与应用经济领域,如数据与信息安全、产业安全与经济转型、全球化与双循环、反贫扶贫与制度建设、对外投资安全研究、粮食与金融等领域安全等;(5)统计学领域,如大数据与信息安全、智能制造与产业生态、数字经济与转型、绿色金融与生态安全等;(6)政治学领域,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国家政治安全理论、中国共产党治党与执政能力建设、政府公信力与治理体系、公共安全防控与保障能力、安全与发展的有机结合等;(7)法学领域,如依法治国与司法公信力、协调发展的法律基础、技术变革与法律保障、电子商务安全法律问题、区域与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9页。

跨境合作法律问题等；(8) 社会学领域，如大数据社会治理与管理、社会安全与治理、科技与信息治理、科技变革与社会心理、社会风险与治理等；(9) 人口学与民族学，如区域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安全、国内国际人口流动、社群与族群人口结构等；(10) 国际关系领域，如全球治理与新发展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一带一路”与区域发展治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态势、区域与地缘安全形势、科技变迁与全球态势等；(11) 宗教学领域，如西方战略安全决策体系中的宗教因素、宗教与国际关系、文化安全等；(12) 新闻传播学领域，如舆论监督与意识形态认同、群众路线与文化传播、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与社会安全、融媒体与舆论治理、新技术革命与风险防控、全球网络与舆论体系的安全等；(13) 图书与情报学领域，如新技术与国家安全与竞争情报、数据安全治理、中国出版产业实践与意识形态安全、信息质量与信息安全治理等；(14) 管理学领域，如产业链转型与低碳经济、供应链应急能力、全球价值链重构、社会公共安全风险防控、区域公共安全协调联动机制等。^①

以上情况表明，在过去一段时间，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安全问题切切实实地凸显出来，学术研究则是在原有的学科划分的前提下通过对原有学科的延展，并以不同学科自己的方式来探索相应的解决之道。这的确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给人以安全问题的研究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印象。但事实上，只有事先认识到安全问题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才有可能具体研究以上领域中所发生的安全问题。当然，以上事实也反映出安全问题的迫切性。因此，在上述领域中，参与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人员近年有增多的趋势，探讨内容向多元、深化发展。以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主要任务的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学界对构建国家安全学科体系表达了强烈的愿望。

同样的趋势反映在高校学科设置的主观能动性方面。以“国家安全学”正

①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0年度课题指南》，2019年12月，<http://download.people.com.cn/dangwang/one15768326821.doc>；《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1年度课题指南》，2020年12月，<http://download.people.com.cn/dangwang/one16111020281.doc>；《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2年度课题指南》，2022年1月，https://www.sass.org.cn/_upload/article/files/b4/73/4b39253344e3a96c6eb8f5ba9fa3/b8b0d3c3-b3a2-462b-8b19-08fbb8604f8f.docx。（上网时间：2022年2月5日）

式成为一级学科前完成备案的自主设置二级“安全”学科的高校为例：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分别在“政治学”、“公安学”和“法学”一级学科下自设“国家安全学”二级学科；北京大学在“政治学”一级学科基础上设立“国家安全战略与管理”二级学科；南京大学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自设“国家安全数据管理”二级学科；北京外国语大学在“法学”一级学科下自设“国际与区域安全学”二级学科；华东理工大学在“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下自设“国家安全管理”二级学科；西北政法大学在“法学”、“公共管理”和“哲学”一级学科基础上设置了“国家安全法学”交叉学科。

军事学领域作为国家安全重要学理渊源和组成部分，同样对相关子学科进行了新的整合。如2017年8月，国防大学组建国家安全学院，将原国防安全学院、战略教研部和马克思主义教研部进行整合，并在军事历史和战略学等学科下分别设立国家安全战略、国际战略、危机管理与国防动员等方向。又如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等单位，在自身学科设置特点基础上从国家安全角度推动情报学学科建设。

四、学科未来建设工作

目前，我国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仍然处在起步阶段。从科研、教学、政策服务三大职能出发，作为兼有综合性和交叉性、兼具内生性与复合性的新兴学科，国家安全学的发展需要在学理建构、实践指导、社会分工等多个层面进行综合考量与协作。

在形成新科学学理基础的过程中特别是初期阶段，需要充分利用政治学等学科理论为国家安全学提供基本思想、概念、逻辑体系与分析框架。正如国家是人类社会政治组织形态一定历史、物质与思想条件下的产物，既有必然性也有阶段性，国家安全学则是在对国家内外综合安全环境响应过程中产生的学科体系。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中，无论是关于国家的合理与合法性问题，国家

与政府权力的范围与效能问题，人民的权力、权利与义务的界限与平衡等问题，还是内部与外部安全和风险的关联问题，都为国家安全学的起步奠定了基础。国家安全学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属性，而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这便决定了这一学科的主要任务和要求，即：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是做好安全研究和工作的根本原则；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核心目的，也是与确保国家利益、维护政治安全的有机统一；统筹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是辩证实现基础与条件、目的与保障的关键，是实现久安与长治的基本要求；服从和服务于民族复兴和两个百年目标是以上目标的具体体现；建立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体系，又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这是时代赋予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使命。

除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之外，军事学、公共安全学、管理学等学科也为国家安全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在不同角度和维度提供了理论与方法。国家自形成以来，始终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风险与挑战，而不同政治体制或权力实体之间又存在着竞争、对抗甚至冲突。在各种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如何确保国家权力的有效施行以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新兴的国家安全学科需要从原有的传统学科中借鉴吸收营养的重点。

我国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可以并需要借鉴其他国家安全研究的学科框架，但不能也不应照搬其体系。一方面，美、俄、西方诸大国和多个关键地缘区域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小国家，均在国家与国家安全的学理探索与实践操作方面积累了数十年的经验，建立起了符合各自国情特点，并各有侧重和偏好的国家安全研究范式、路径与成果；另一方面，学界对于外国安全学科理论和机制的研究，要结合所在国的历史和现实，考察其对中国土壤、中国制度和道路适用性，不能生搬硬套、照抄照搬。国家安全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在这一基础上构建国家安全学需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需要融通古今、联接中外，需要真正具有普世和普适价值的安全学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这是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初期工作的基础与核心任务。

就学科发展的社会分工而言，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适合“小而精”的模式，

无需追求在具体单位“大而全”的铺开。学科建设一般都要经历顶层设计、政策引导、试点先行、有序展开的过程。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分工协作,循序渐进,智库与高校需要共同承担起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重担。

从当前我国相关单位学科设置的情况来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划分经验,在国家安全一级学科之下一般会设置涉及如下领域的主要方向:国家安全理论或思想、比较国家安全研究、国际安全、国家安全政策、战争与战略研究、情报分析、中国国家安全、全球安全治理,以及基于不同机构传统学科特色的具体专题方向,如气候、海洋、生物、粮食、能源、公共卫生、反恐、网络、数据等。从中外国家安全相关学科的历史与现状来看,这种发展模式虽处在初期探索阶段,但基本符合学科发展规律。

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未来推进中国国家安全学科发展的较为可行的路径是,在相关传统学科基础好、实力强的院校延伸发展,夯实本学科理论基础,扩大学科人才培养规模,加强相关政策保障,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同时,依托不同院校在不同行业领域和专业的特色与特长,就国家安全的具体问题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从传统基础学科的交叉逐渐过渡到跨学科、融学科的复合视角研究,形成一些有特色、有深度的学科发展方向。这些方向是否最终构成国家安全学的二级学科,可以先等一等再看。特别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各高校需要建构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及相应的课程体系,使不同层次的学生能够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总体来说,即便是二级学科,也需要有自身相对完整独立的概念系统、理论框架和研究视角。只有最终具备这几项要素的研究方向,方有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二级学科。

最后,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具有极强实践性的学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必须适时适度地打破人才培养与职业发展的藩篱。而要打破这一藩篱,就需要充分调动政府、社会、公众共同作为国家安全治理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在有序参与、建立效果评价机制等方面形成合力。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需要杜绝不同主体行为模式的片面统一化,避免抑制不同主体的参与和实践活力。

总体而言，当前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实践比较注重多角度、多层面、多领域的阐述和论证，在学科发展的学理和机制化建设方面还存在诸多争鸣，但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一个不可或缺且弥足珍贵的过程。同时也应注意到，在当前国家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和严峻的背景下，如何尽早形成学科与政策合力，克服学科发展早期的困难与挑战，实现学科长期韧性与惯性，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新的学术共同体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责任编辑：谭宏庆）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related disciplin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on national security.

Keywords: national security, key scientific issues, key disciplinary issues

Thoughts on 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and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s

Cheng Lin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building the newly launched first-level discipline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with a focus on the need to uphold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as the overarching principle. It also emphasizes that we should study and resolve major practical problems confronting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in light of the needs of our country and society, and in a spirit of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cipline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building of its theoretical base and systemic architecture. Releva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fully harness their own advantages in terms of disciplines and teache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ub-disciplines in national security-related academic fields and the education of first-class talents in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Moreover, this paper proposes ten recommendations for developing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to a first-class academic discipline, which include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effort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talent support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Keywords: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first-level disciplin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 of special talents

Based in China and Embracing the World: Establishing a Disciplinary System of National Secu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ang Shiqi, Yu Tiejun, and Qi Haotian

Abstract: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sets forth rich, complex,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ed requirements, bot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the research and discipline building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Building a holistic nat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requires systematic thinking and a holistic, composite approach. This i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similar disciplines abroad and, more importan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mands of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goals. We should develop the discipline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a composite manner.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twin attributes of the discipline that it is both interdisciplinary and comprehensiv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attributes. The focus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should be on resolving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with the help of a combination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natur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A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will have three functions: scientific research, education, and policy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requires full consideration and concerted collaboration at multiple levels, including theory building, practical guidance, and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ssigned to the interdisciplinary category,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bear the attributes of a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in nature. This discipline is not a mechanical intersection; it requires an organic integration that goes far beyond. Only in this way can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truly fulfill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missions of "filling vacuums" at the borders of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Keywords: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composite security, discipline building, talent development

On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Ji Zhiye

Abstract: The birth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China as an independent academic discipline can be deemed the product of the endeavors of New China in safeguarding its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result of the assiduous explorations by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larifying the